

苏东坡的
山药粥

徐佳
著



徐佳
著

苏东坡的 山药粥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苏东坡的山药粥 / 徐佳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5702-0451-9

I. ①苏… II. ①徐…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02201 号

责任编辑: 杜东辉 周 聪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颜森设计

责任印制: 邱 莉 胡丽平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7.75 插页: 4 页

版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33 千字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辑：松江之鲈	1
松江之鲈	3
杜诗列传	51
纸上东晋	79
汾水文学地图	103
第二辑：苏东坡的山药粥	119
苏东坡的山药粥	121
白居易的杭州	125
张岱的叔叔们	130
辛弃疾的骂儿词	134
左宗棠的边塞诗	137
知人最是王景略	141
伟哉虞公	146
画痴戴进	152

第三辑：诗仙偶落墨	157
诗仙偶落墨	159
鹊华秋色	168
神交三百年	171
我心光明	174
承天铁函记	180
天马汉朝来	197
昭陵思大唐	206
五星出东方	215
剑光射天地	223
唐朝的春节	232
宋朝的店铺招牌	236

第一辑：松江之鲈

松江之鲈

乾隆十四年（1749年）七月初四日，太监胡世杰传旨：“着新来画画人徐璋回去罢！钦此。”

在紫禁城清冷的月光下，一名鬓发花白的老者跪在地上叩谢天恩，随即快速收拾了简单的行囊，匆匆走出宫门。出门的一刹那，他深深呼吸了一口清冷的空气，嘴角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

第二天清晨，他沿着大运河买舟南下，忽然闻到了故乡河流的味道。

此人便是徐璋，《胜朝松江邦彦图》的作者，在这幅图卷里，隐藏着故乡松江有明一代百余位乡贤的灵魂。

一 鲈鱼——从曹操到朱元璋

松江，本是一条河流的名字，当它在地面流淌的时候，从太湖出发，流经吴地的苏州、上海等地，汇入黄浦江奔流到海。而当其在古籍之中流淌，却常化身为一条鱼的模样。

它流经《后汉书》的时候，出现在曹操的一场宴会上。

那一天高朋满座，曹操志得意满，举起酒樽，对酒当歌，忽然他叹了一口气：“今日高会，珍羞略备，所少东吴之松江鲈鱼耳。”这时，只听到座中一人哈哈大笑。众人视之，乃是庐江人左慈，字元放。左慈笑着说：“此可得也！”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曹操拊掌大笑，会者皆惊。曹操又说：“一鱼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慈乃更饵钩，沉之，须臾复引出，皆长三尺余，生鲜可爱。

唐章怀太子李贤在注释这一段文字的时候，面对这种“长三尺余，生鲜可爱”的松江鲈鱼，咽了一下口水，写道“松江在今苏州东南，首受太湖，《神仙传》云：松江出好鲈鱼，味异他处”。这个深宫早逝的青年，一生未能踏足江南，唇齿之间恐怕未曾尝过此鱼味道。

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略微加了几笔，写活奸雄本色：操曰“吾池中原有此鱼”，慈曰：“大王何相欺也？天下鲈鱼只两鳃，惟有松江鲈鱼有四鳃，此可辨也。”众官视之，果是四鳃也。

这种鱼据说只产于松江之上，“四鳃，巨口细鳞，肉白如雪，烹之不腥”（《广博物志》）。

有人为之放弃名爵。西晋时，吴人张翰游宦洛阳，见秋风起，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长叹一声：“人生贵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邀名爵乎？”遂命驾而归。江边一碗鲈鱼汤，

便足以让他抛下富贵荣华。（《晋书·张翰传》）

这条鱼，甚至可以让人放弃修行。清初周亮工《印人传》记载：“张大风，上元人，因自称上元老人。予既载其行谊入《读画录》矣，复录其一二逸事于此。大风学道、学佛三十年，不茹荤血。客有烹松江鲈鱼者，因大噉曰：此吾家季鹰所思，安得不啖，遂欣然一饱，从此肉食矣。”持戒三十年不吃肉的高士，忽然闻到松江鲈鱼的味道，竟然也忍不住破戒。

正因为这条鱼，松江二字得以名扬天下。

“松江”第一次成为一个地方的名字，却迟至元朝。

此地本是吴之故地，后并入楚，“秦属会稽郡，汉初因之，东汉及魏晋皆属吴郡，隋唐始置华亭县，属苏州。五代晋时属秀州，宋改秀州为嘉兴府，而华亭仍为属邑。元升县为华亭府，寻改为松江府，以府北有松江故名”（《大明一统志》）。

从此，松江府成为地名，沿用至清末。元代的松江府，境东西一百六十里，南北一百七十三里，下辖华亭、上海二县。“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松江出产的稻米，沿着河流，一路北上，运往大都。元朝的达官贵族，成吉思汗的子孙们，早已走下马背，他们在温暖高大的宫殿里，和汉人一起饮酒、听音乐，味蕾也早已习惯了江南软绵绵的大米饭。

元末天下大乱，盐丁出身的草莽英雄张士诚占据了吴地，他进入松江府，是在至正十六年（1356年）的春天。这座城

市，从此打上了张士诚的烙印，过了很多年，这个烙印还没有消除。

史书记载，这一年的春天无比寒冷，很多地方的树都没有发芽。正月新年，大都宫殿里的元顺帝来不及享受新年的欢愉，便经历了一场宫廷叛乱，死里逃生。叛乱的首领是当朝宰相哈麻，幸亏顺帝发觉，将其廷杖而死。经过这场事变，顺帝愈加深居宫中，沉醉于烈酒之中，不愿理会纷至沓来的来自南方的奏折，那些奏折里带来的基本都是坏消息——“红巾贼”又攻陷了南方某座城市。

的确如此，正是在这个春天，一个名叫朱元璋的红巾军将领攻克了集庆路（南京），把这座六朝古都改名应天府，取“应天顺人”之意。攻占南京之后，他又一路向东，到达吴地，在那里，他将遇到张士诚，一个同样苦出身的汉子。

士诚原名九四，出生于苏北盐城的穷苦人家，十岁便开始“操舟运盐”，贩卖私盐，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这个仗义、宽厚的青年，这种性格在盐丁的伙伴里很受欢迎。如果天下一直太平，他恐怕将一直延续这种人生，直至累死，或者被对手消灭，或者被官府抓住杀头。可是天下竟然真的大乱了，“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张九四带着他的十七个兄弟，也操起扁担，加入了红巾军的队伍，凭借在盐丁兄弟中的威信，再加上好运气，他竟然仅仅用了三年时间便割据江南，成为吴王——而这个称号也是属于朱元璋的。天下只能有一个吴王，

所以两个人的相逢，只能是用剑说话。

当朱元璋的军队到达吴地的时候，张士诚的宽厚性格却成了他的致命弱点，他的部将沉浸于江南富贵之乡，缺乏斗志，常常临阵而逃，对于这些出生入死的老兄弟，张士诚却不忍惩戒，导致军心涣散，终于兵败身死。他临死之前，对朱元璋说：“不过是太阳照在了恁的身上，没照在俺身上。”（史书原文是“天日照尔不照我而已”，但恐怕是文人加工的）

当徐达率兵攻破松江府城之后，一个可怕的谣言开始在当地传播。据说要拆掉松江居民的房屋，征集九十万块砖石，用来扩建金陵城。当地人很愤怒，这种愤怒恐怕不仅仅因为砖石，而是夹杂着对那个“厚道人”的怀念。张士诚在吴地轻徭薄赋，以至百姓有个民谣“死不怨泰州张”。他的死得到了吴地百姓的普遍同情。在这种悲伤而紧张的氛围中，一个苍白无力的谣言却瞬间点燃了大家积聚的悲愤情绪。

在这个时刻，一个叫钱鹤皋的松江人站了出来。钱鹤皋，是吴越王钱镠的后裔，他的家族是“累世富饶，慷慨好善”，鹤皋“性豪侠，尊礼知名士，士多归之”。作为松江一个有威望的乡绅，他散尽家财，组织了一支队伍，士兵主要来自松江的市民和农民，也有几位读书人主动仗剑来投，他们向着徐达的威武之师进发。临出发前，他将自己的祖宅付之一炬，以示不归之志。结局可想而知，炮声响起，乡兵四散，钱鹤皋却率子弟坚持巷战，战死在故乡松江。

战报传到南京，朱元璋感到很震惊，在这个凤阳汉子的眼中，吴地的民风一向软弱，没想到却有这等人物。野史上也有—种说法，钱鹤皋并未战死，而是被俘金陵，斩首示众，临刑白血喷注，太祖异之，以为厉鬼，命人祭祀他，这种风俗一直到了清朝还保留了下来。（清董含《三冈识略》卷四）

松江平静了，钱鹤皋的幽灵却一直困扰着朱元璋，让其寢食难安，在他的心中，包括松江府在内的吴地深深烙下了张士诚的印记。

作为一个从如山尸骨之中爬出来的乱世梟雄，他很快冷静了下来，迅速开始行动。

明人文徵明在一幅画作的题跋中写道：“伪周（张士诚）据吴日，开贤馆以致天下豪杰，故海内文章技能之士悉卒于吴。”（《文待诏题跋》）

是啊，大明开国之初，吴地聚集的文人墨客、诗人、画家，这些人依旧过着平静的生活，吟诗作对，聚会品茗，继续徜徉于江南山水，在松江之畔逍遥，似乎并没有受到改朝换代的影响。

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在金陵，一双冷眼正在默默注视着他们。

朱元璋的两道诏书几乎是同时颁布天下，第一道诏书是命令地方官吏荐举本地贤达，“山林之士德行文艺可称者，备礼遣送至京，朕将任用之，以图至治”。第二道诏书是命令苏州吴地

的富户、士绅、文士迁徙到他的老家凤阳去。

这时候，朱皇帝在吴地读书人面前摆出了两条路，一条是来南京的路，可以给你荣华富贵、鲜衣怒马、封妻荫子、追赐三代，满足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另一条是去凤阳的路，在那里有恪尽职守的官吏在等待你，你将失去所有财产和尊严，和父母妻子儿女一起换上粗布衣服，用弹琴、画画的手，开荒，筑墙，然后死在那里，世世代代也回不了江南。

如果是你，会怎么选择？

朱皇帝坐在宫殿里，看着窗外的六朝烟水，悠闲地泡上一壶茶，等待那些如雪片而至的奏章——奏章里将会附有那些寒酸秀才的叩谢天恩。他已经想好，这些读书人来了，他要效仿汉高祖，先给他们个冷板凳，折一下这些书呆子的傲气，然后再赏赐他们，让他们如履薄冰、感恩戴德。（朱元璋喜欢汉高祖，据说他到历代帝王庙祭祀，总是多给刘邦一杯酒，原因是觉得刘邦最像他。）

然而地方官报上来的奏折出乎意料——大多数吴地士子毅然选择了第二条路。

这彻底激怒了朱皇帝，他感到自起兵以来，自尊心第一次受到伤害，他甚至感觉连一些濠州出来的老弟兄，都在偷偷嘲笑他。

好吧，是你们先伤害了我。

他立即下了一道更严厉的诏书，要求地方官吏务必限时举

荐，如果被举荐者不从命，那就绑到南京。在这道诏书里有这么一句话：“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獠牙已露，杀气腾腾。

这等于否定了中国几千年的隐士传统，孔夫子赞赏“邦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屡次想要“乘桴浮于海”，历代士大夫们也或多或少怀有这种隐逸情结，特别是在乱离之世，更是如此。读书人可以选择出仕，也可以选择隐居，这种自由总体上是被历代朝廷所默许的。然而，在朱皇帝面前，孔夫子的话不再是金科玉律。

而他从来就不是只说话的人。这道诏书的确是带着新鲜的血迹的。这第一滴血，便是来自吴地。

在明太祖自编《大诰》里，记载了两个苏州秀才的故事，二人名叫姚叔闰、王谔，他们被推荐到朝廷，吏部下文命苏州知府将二人“取赴京师”，然而，这两个倔强的秀才却没有从命，于是朱元璋下令杀掉二人，籍没其家。

杀头、抄家——这就是读书人不接受举荐的代价。

于是很多人不得不收拾行囊，像鲈鱼一样，沿着江水逆流而上，来到南京。

二 风雪南京路

《松江邦彦图》之中，绘有三位洪武年间的人物，竟然都踏

上了来南京的路途。

第一位是全思诚，洪武十六年（1383年），这位老先生被征召的时候，已近百岁高龄，基本上快见证了从忽必烈到朱元璋的历史，但面对血色未褪的松江水，百岁老人还是不敢不来。朱元璋见了，看他的确是老得不成样子了，才在第二年放他一马，许他回到松江颐养天年。这算是格外开恩了，图像之中的他满头银发，身穿褐色朝服，双手端持笏板，一脸恭敬，眼神低垂，恐怕是其在朝堂上的真实写照。

第二位人物倪瓒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倪瓒不是松江人，却因寓松江最久，属于“寓贤”，因此亦列入图卷。图中所绘是老年的倪瓒，头发快掉光了，衣着朴素，笑咪咪地坐在榻上，一副邻家老翁的样子。

然而，他年轻时代却很帅，他的朋友张雨曾为其画过一幅写真，当时倪瓒正值壮岁，面目俊朗，衣着轻便，在画中身靠一幅山水屏风，手持画笔，神情慵懒而深沉，侍者或持拂尘或持铜壶，立于两侧，案上酒樽、香炉、砚山均古朴雅致。

当时还是元朝天下未乱之时，那些年，倪瓒居住在无锡故居，他在那座富丽堂皇的大宅出生，倪家是无锡有名的世家，虽然父亲早亡，但是倪瓒在长兄昭奎的抚养和保护下，一直过着平静而富足的日子，长兄是道教名家，被元朝任命为提点杭州路开元宫事，赐号元素神应崇道法师、玄中文洁真白真人。可能是受长兄的道教气息影响，倪瓒自幼清高孤傲，洁身自好，

不问世事，不事生产，还给自己起了一个“懒瓚”的绰号。

然而，懒只是自嘲，其实他无比勤奋，王冕说他“牙签曜日书充屋，彩笔凌烟画满楼”（《送杨义甫访云林》），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于读书和绘画。家中藏书楼“清閤阁”高达三层，藏善本数千册，另有名家书画无数，倪瓚每日在小楼观习临摹，他最爱的是画家董源的《潇湘图》、李成的《茂林远岫图》、荆浩的《秋山图》，他望着这些他未曾踏足的山水，神游于万里之外，而这些画家，也成为他反复对话、切磋砥砺的良友。

他的人生在二十七岁的时候发生转折，这一年长兄病故，倪瓚顿时像一个失去庇护的孩子，无依无靠，家产也被族人纷纷侵夺。他在一首《述怀》透露了自己的心情，“钓耕奉生母，公私日欺凌，黽勉三十载，人事浩纵横”。但他也不愿在现实世界与人争执，只是愈加沉浸于自我营造的绘画世界之中。

其代表作《梧竹秀石图》便画于此时，图中疏桐一株，瘦竹数茎，湖石耸立，均用墨笔，笔法淋漓。前人评价曰：梧叶用阔笔、湿墨侧抹而出，莽苍超忽，而清阴如覆；湖石用浓墨皴出，其浑厚有北苑（南唐画家董源）之意。图上有倪瓚自题之诗：“高梧疏竹溪南宅，五月溪声人坐寒。想得此时窗户暖，果园扑栗紫团团。”

此画此诗，意境心境，萧索而不颓废，落寞于外，深情于内，深得哀而不伤之妙。倪瓚自己也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他写在画上的文字也是如